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第六回 留夜廂假裝闊客 搶匯票硬捉瘟生

且說方幼憚酒醒之後，見陸蘭芬睡在身旁，星眼朦朧，玉山頹倒，那一種嬌媚之態，真教人心蕩神飛。從來酒是色媒，不覺心旌大動，便坐起身來，想去喚他。蘭芬早被驚醒，連忙也坐起來，低聲問道：「耐故歇心浪那哼？剛剛叫耐勿應，倪嚇得來！」幼憚見蘭芬陪他坐起，睡眼含錫，桃腮微澀，低言悄語的問他，更是心中快活。便道：「我現在酒已醒了，只是口渴的狠。」蘭芬忙道：「倪嫩仔開水來浪，倪去沖碗杏仁露來，耐解解酒阿好。」幼憚點頭。蘭芬便掀開絨毯，掠了一掠鬢髮，下炕去，把蓮子壺上燉現成的開水提了下來，取了一隻玻璃杯，又取出一瓶杏仁露，沖入開水，對了一杯，自己放在口邊嘗了一嘗，方走至榻旁邊，挨著幼憚肩頭坐下，把玻璃杯送到幼憚口邊。幼憚大醉初醒，口中奇苦，乾渴非常，把那一杯杏仁茶不多幾口吃個乾淨，就如醍醐灌頂一般。蘭芬候他吃完，放下杯子，又問道：「耐阿要到牀浪向去靠歇罷。」幼憚大喜，故意問道：「我睡在牀上，你呢？」蘭芬低頭一笑，覺得有一種脈脈幽情，蕩漾出來。看官，你道陸蘭芬是上海數一數二的名妓，平日間有等花了無數冤錢、近也不得一近的客人也是很多，為什麼今日見了方幼憚，就這般出奇的遷就起來？原來陸蘭芬自張園見了方幼憚，聽劉厚卿說他是個常州首富，便認定了他是個初出茅廬的腳色，有心要去籠絡了他，敲他大注的銀錢，好供自家的揮霍，所以第一台酒就留他住下。萬想不到幼憚是個一錢如命的人，以致大失所望，所以後來終久弄得歡而散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方幼憚住在蘭芬處，明日起來，止給了二□塊錢的下腳。蘭芬見他出手不大，不像有名富戶的規模，心中未免有些不快，還只認自己騙工尚未到家，所以不肯拿出錢來，就一連幾天不放幼憚回棧，把那擒縱客人的手段施展出來。這幾日加倍慫恿，直把個方幼憚弄得神魂顛倒。

這一日，蘭芬午後起來，坐在窗下梳頭，幼憚就坐在梳頭桌邊呆呆的看他。蘭芬梳完了頭，對方幼憚道：「倪今朝要到亨達利去看點洋貨，耐同仔去阿好？」幼憚此時心神已亂，不覺應允。蘭芬大喜，隨叫相幫去叫了一部馬車來。蘭芬與幼憚攜手登車，逕到亨達利洋行門口停車。

蘭芬同著幼憚進去，先看了些錶鏈、香水，不過二三□元；末後看了一對戒指，那戒面上鑲的金剛鑽竟有黃豆大小，光芒四射，要七百兩銀子。幼憚猛然聽見，早吃了一驚。蘭芬笑迷迷的把一對戒指套在手上，向方幼憚道：「方大少，耐看格對戒指那哼？」幼憚看著蘭芬必要他出錢代買，心內就如□五個吊桶打水一般，七上八落的跳個不住，只好將就看了一看，胡亂稱贊了兩聲，便想走開，被蘭芬一把拉住，靠著他的肩頭，附耳說道：「倪嚙撥洋錢，耐替倪買仔罷。」方幼憚急得漲紅了臉，答應不出來。蘭芬見他面色來得詫異，便追著問道：「方大少，阿肯買撥倪介？」幼憚那裡敢答應他。蘭芬見此光景，不覺頓時撥轉面孔，冷笑一聲，便向亨達利的人說道：「物事倪先帶得去，洋錢明朝送來。」洋行中人都是久仰大名，向來認得，那有什麼不肯？答應了一聲。陸蘭芬便移步出來，也不招呼幼憚，逕自上車坐下。幼憚老著面孔，只得也跨上馬車。馬夫問道：「還是一直回去，還是要到張園？」蘭芬道：「倪勿到張園哉，一直轉去罷。」馬夫答應，把馬車直趕回四馬路來。

不消片刻，早到門前。蘭芬逕自下車進去。幼憚沒法，也跟進去。上了樓，蘭芬向方幼憚不依道：「方大少，耐是有名氣格大客人呢！倪要耐買兩隻戒指末，一塌刮仔，不過七百兩銀子，也勿算啥格希奇事體。耐索性勿答應倒也罷哉，板起仔只面孔一聲勿響，實梗架音，阿是有心坍坍倪格台？幾百兩銀子格事體，耐方大少也勿造至於呢。」方幼憚被他說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，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了進去，勉強說道：「並不是我不肯答應，實在我帶來的銀子不夠數目，恐怕答應了付不出來。你休要認錯了。如今我立刻寫信回去，匯幾千銀子來替你付戒指的錢可好？」蘭芬冷笑道：「謝謝耐格好心，只要少坍坍倪格台就好哉！倪窮末窮，七百兩銀子格事體，還出得起來裡！看耐方大少自家心浪阿意得過？」

方幼憚被他逼得愈加侷促，只得立刻要了紙筆，寫封急信給他家中的帳房，叫他立刻匯二千銀子。寫完，叫相幫趕緊去送，信面上限著日期。蘭芬方才有點笑容，道：「勿然是倪也無啥希奇。不過俚篤說起來，倒說耐方大少買一對戒指才捨勿得，勿要說倪坍勿落格個台，就是耐方大少面浪末，也無啥好看呢，方大少阿對？」幼憚剛剛被他發作了一場，那裡還敢駁回，只好連連答應。

自此蘭芬相待就冷落了許多，卻也還敷衍著他。劉厚卿也來看過幼憚幾次，只是幼憚已經迷惑，也不回棧，終日在蘭芬那裡，昏昏沉沉的過了幾日。

那日幼憚還未起身，當差的拿了一封常州來信，並同著一個後馬路厚大錢莊的伙計尋到蘭芬來，原來是常州匯來的銀子，要幼憚親筆寫個收條。娘姨叫醒了幼憚。蘭芬正在好睡，便也驚醒。幼憚連忙起來，走到外間。家人送上來信，那錢莊伙計拿出一張即期本莊的票子來，共是二千規銀。幼憚看完了信，無甚話說，便進房尋著筆硯，寫了一個收條給那錢莊伙計，接了自去。進來再看蘭芬，已披著衣服坐在牀上，便問幼憚道：「啥格事體，實梗賊形怪氣？」幼憚道：「是我家裡匯來的銀子。」蘭芬又問銀子放在何處？幼憚笑道：「不過是一張匯票，憑著票子去拿洋錢，那裡來的現銀。」蘭芬道：「匯票是啥個樣式介，撥倪看看哩！」幼憚正要炫耀於他，便在袋中取出，遞與蘭芬。蘭芬看了半晌，半真半假的將一張銀票向自家衣袋一塞，向幼憚道：「方大少，耐銀子未匯得來哉，倪格戒指銅錢好去還脫仔哉呢。」幼憚見陸蘭芬將一張銀票輕輕的袋了進去，出其不意，急得滿頭是汗，急忙趕過來奪時，已經不及，滿心煩惱，又不好意思認真，只得勉強按住心神，向蘭芬道：「不要取笑，你把票子還了我，那戒指的錢我替你付就是了。」蘭芬見他急得不可開交，嗤的一笑道：「阿唷！耐放得定點嘍，嚇得來格付神氣，阿要難為情！」又伸出手來把幼憚拉著，坐在牀上，輕輕把手去摩他的心口，道：「阿唷！急得來！故歇心口裡向還勒浪跳，阿要作孽？」這幾句不痛不癢的話，說得方幼憚滿面羞慚，滿心難過，又不好認真裝作，那一時的可笑可憐的情狀，竟難以言語形容。

陸蘭芬料他發作不出，心中暗自好笑，一面還在調侃他道：「方大少，剛剛阿是嚇煞哉？頭浪出仔幾化格汗，倒拿倪別生能一跳，現在阿好仔點哉？」方幼憚被蘭芬顛來倒去，就如三兩歲的小孩一般玩之股掌，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出來，賭氣立起身來，一言不發，便要走出房去，早被一個娘姨劈胸摑住道：「方大少，到啥場化去？」幼憚不語，想要奪路走出，娘姨那裡肯放？正在扭結固結之際，蘭芬已著好衣服，趕下牀來，一把衣角拉住，口中說道：「耐格人阿要無趣！說說笑話末，就說勿連牽哉，可煞作怪。」方幼憚方才本是滿心憤恨，想要奔回棧去與劉厚卿商量一個主意，挖他的出來，所以娘姨留他，毫不瞻顧。不知怎麼被陸蘭芬拉了一把，又輕描淡寫的說了幾句，心頭那一把三千丈高的無名業火也不知消到那裡去了，身體便不覺軟綿綿的，回過身來，被蘭芬推他坐在椅上，反埋怨他道：「耐末總是實梗性急。倪又勿做啥強盜，阿好搶耐格銅錢，晏歇點倪自然要還耐格。耐放心末哉，勿要急壞了自家格身體，倒勿止格點銅錢。」幼憚聽蘭芬說仍舊還他，心中大喜，卻勉強遮飾道：「我是偶然想起一件要事，所以要緊回棧，並不是為著票子。你既不叫我走，我就不走也好。」蘭芬又去溫存了一番。

幼憚雖然迷惑，卻究竟後天的「色」字，抵不過先天的「財」字，到底二千銀子的事不是輕易，總有些失神落智的。蘭芬口中雖說取笑，卻只是哄和著他，不肯真拿出來還他。幼憚又不便只管催逼，只急得團團走轉，坐立不寧。蘭芬看破他的神氣，只當並無此事一般。

幼憚勉強在蘭芬處又住了一夜，卻通晚不曾合眼，到了天明之後才朦朧睡去。八點餘鐘便又驚醒，就坐起身來蘭芬問道：「要緊起來到啥場化去？」幼憚道：「我有正事要回棧房去一趟，下午就來的。」蘭芬拉著他的手不放，道：「耐去仔就要來格口處。」幼憚道：「自然就來。」蘭芬道：「耐格人有點鬼頭鬼腦，倪倒勿相信耐格閒話。」就在幼憚左手上勒下一個戒指來帶在自家手上道：「耐去罷。耐要戒指末，自家來拿。」原來幼憚這個戒指，是他的母舅徐觀察出使美國帶來送他的，約來也值一千多塊洋錢，現在又被蘭芬探去，更加心痛，只得忍住了，穿衣起身。蘭芬暗笑，也不留他，任幼憚一逕回棧去了。

只說幼憚回至棧中，滿心焦燥，便一直走到劉厚卿房裡來。誰知鎖著房門，人已不知何處去了。問他的家人，說是好幾日沒有回來。幼憚想他一定住在張書玉處，便也不回房，尋到新清和來。

走進客堂，還是靜悄悄的；及至走上樓梯，並不見一個娘姨、大姐，張書玉的房門卻是虛掩，一半開著。就躡足進房，只見垂著湖色縐紗帳子，衣架上掛著厚卿常穿的一件漳緞馬褂，知是劉厚卿在此。榻上睡著一個小大姐，聽得幼憚腳步之聲，方才驚醒，連忙坐起，擦著兩眼，看不明白，只道是厚卿已經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劉大少，啥勿困歇起來介？」方幼憚道：「我不是劉大少，是來看劉大少的，快去請他起來。」小大姐又仔細看了一看，方知認錯了人，忙笑道：「阿呀！看錯仔眼睛哉，方大少啥能格早介？」一面下了榻去揭開帳子，低低的叫了兩聲，把厚卿、書玉一齊驚醒，忙問何人。小大姐道：「方大少來哉，說請劉大少快早點起來，有閒話說勒。」

劉厚卿聽幼憚一早尋到此間，諒必有甚要事，連忙起來穿好衣服，跨下牀來，看幼憚的面孔笑道：「前兩日我到蘭芬處，看你們二人就如蛤蚧一般連得緊緊的，一刻也分不開來，怎麼今日就這樣的早起，可是當差不合，被他趕了出來麼？」幼憚皺著眉頭搖手道：「我正為一件事心上□分懊惱，要來尋你商量，你怎麼開口就是取笑！」厚卿見他面色倉皇，也就不好再去笑他，只問道：「你有什麼事情，清早趕到這裡尋我？」幼憚恐被張書玉聽見不好意思，移過椅子，附著厚卿的耳朵，低低的把蘭芬搶去匯票、戒指的情節說了一遍。」所以來尋你想個法兒去問他要回，可有什麼主意？」

厚卿聽了不住的搖頭，道：「這是你自家不好。匯票、戒指怎的落在他的手中？我看起來，要去問他拿回，只怕是辦不到的了。」幼憚再三要他設法，厚卿道：「我只好替你到蘭芬那裡去問他一聲，探探他的口氣，至於一定要他拿出來還你，也是拿把不定的。」幼憚聽了，略略放心。

厚卿問道：「你一早起來只怕沒有吃點心，就在這裡吃罷。」厚卿就叫去叫了兩碗雞絲麵來，兩人吃畢。張書玉蓬著頭，正要下妝梳洗。幼憚看他剩粉殘脂，燿然滿面，那隔夜畫眉的輕煤都一條一條、橫七豎八的印在面上，比前更加可怕，暗想：這樣一付面貌，怎也居然列在金剛之內？上海地方真是無奇不有的了。略坐一坐，便催厚卿前去。厚卿叫方幼憚在張書玉處寬坐一會等他回來，匆匆的穿了馬褂出門而去。見了蘭芬，說了一回閒話，便提起幼憚的匯票來。

蘭芬告訴他道：「劉大少勿要說起。倪末當但是個戶頭客人，勿殼張格位方大少著實有點蹩頭蹩腦。倪前日仔到亨達利去買仔兩隻戒指，為仔倪自家嚙撥洋錢，問仔俚一聲，俚就蹩起仔格面孔，一理勿理，難末倪也有點光火哉，埋怨仔俚兩聲。昨日仔俚屋裡向匯仔洋錢來哉，倪為仔勸看見過歇匯票，問俚要得來看看，說仔一句笑話，俚加二勿對哉，面孔末漲得通紅，頭浪向汗末出仔幾化，極得來要死要活。倪並勿是要搶俚格匯票嘎，為仔俚做出格副極形，有心叫俚難過難過。劉大少去耐想囉，倪為仔嚙撥洋錢問俚一聲，就是耐劉大少末，也勿好意思勿答應倪呢。俚倒直頭做得出格，阿要討氣！今朝對勿住劉大少，到倪搭來，托耐劉大少帶聲信撥俚：倪總勿見得要搶仔俚洋錢格，叫俚儘管放心。倪歸搭嚙撥啥格老虎勒浪，勿會吃脫仔俚格，叫俚自家只顧來拿末哉。」

厚卿尚未開談，先被陸蘭芬一大片話兜頭罩住，竟是無可如何，不便再說，只得自家做個收場道：「他倒並不是不放心，也沒有托我問你討取，我不過自己問問罷了。」說著，更不久坐，回到新清和，見了幼憚，慌問事體如何，厚卿搖頭道：「這事竟辦不到。據我看來，你竟認個晦氣，丟掉了一筆錢也就罷了，若一定要問他討取，總要你仍舊回去，好好的哄著他，或者可以拿得回來。我是旁人，不好出頭多事。」正是：

誤入銷金之窟，蕩子堪憐；重尋照夜之屏，鶯花無恙。

要知方幼憚到底如何，下回交代。